

世界教育名著译丛·儿童经典

苦儿流浪记

SANS FAMILLE

下

【法】埃克多·马洛 著

Hector Malot

符锦勇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世界教育名著译丛·儿童经典

苦儿流浪记

SANS FAMILLE

下

【法】埃克多·马洛 著
Hector Malot

符锦勇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苦儿流浪记. 下 / (法) 马洛 (Malot, H.) 著; 符锦
勇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世界教育名著译丛. 儿童经典)

书名原文: Sans Famille

ISBN 978 - 7 - 208 - 07074 - 5

I. 苦... II. ①马...②符...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
法国—现代 IV. I565.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8846 号

编 者 的 话

《世界教育名著译丛》出版一年多来,我们收到了许多读者的来信和来电,畅谈他们阅读了这套书以后的感受,特别是把书中的教育方法运用到自己孩子身上所取得的成效,使他们很高兴。有的读者看了书以后为自己的错误的教育方法而自责,一位读者说我每看一遍阿德勒的《儿童的人格教育》,我的心灵就受到一次鞭挞,面对自己在教育孩子问题上的错误,几乎没有了读下去的勇气。如果在我的孩子刚出生时我就读到这本书多好呀。一位母亲说读了约翰·洛克的《教育漫话》直冒冷汗,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我竟然犯了那么多错误而浑然不觉。还有一位读者淌着泪水述说自己的感受,庆幸自己在孩子年龄较小的时候读到这些书,有机会纠正自己的错误。还有些大学生也谈了阅读《教育漫话》的感受。《爱的教育》出版以来已重印了四次,受到了学生、家长、老师的喜爱。

在这些经典教育名著中,有些作者向家长和孩子推荐了一些优秀的儿童读物,这些儿童读物,既可以是家长读给孩子,也可以是孩子自己读,还可以是家长和孩子一起读,一起交流,这是一种多么美好的生活呀。因此,我们在《世界教育名著译丛》的基础上,推出《世界教育名著译丛·儿童经典》,奉献给喜爱经典的家长和喜爱经典的孩子。

在《世界教育名著译丛·儿童经典》即将出版之际,感谢读者对我社图书的喜爱和支持,也希望继续和读者交流阅读体验。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5月

目录

第一章	前进！	1
第二章	一座黑色的城市	28
第三章	推车工	44
第四章	水灾	56
第五章	在上升巷里	73
第六章	营救	90
第七章	一堂音乐课	116
第八章	王子的奶牛	130
第九章	巴伯兰妈妈	155
第十章	旧家和新家	176
第十一章	巴伯兰	190
第十二章	寻找	209
第十三章	德里斯科尔一家	230
第十四章	孝敬父母	243
第十五章	卡皮的堕落	258
第十六章	漂亮的襁褓说了谎	268
第十七章	圣诞节之夜	283
第十八章	鲍勃	313
第十九章	“天鹅号”	327
第二十章	漂亮的襁褓说了真话	340
第二十一章	家庭生活	354

第一章

前 进！

前进！

世界在我的面前展开了广阔的天地，我可以由着性子向东，向南，向西，向北，朝哪个方向走都行。

我还只是个孩子，可我已经要独立自主了！

唉！想想自己的处境，我正是在为这事犯愁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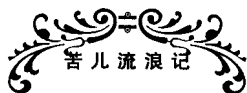
有那么多孩子在低声对自己说：“啊！如果我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自在的，能替自己作主，那该多好啊！”又有那么多孩子在巴望着这种幸福的日子早点到来，那时候他们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干一些蠢事了！

可我呢，我却对自己说：“如果有人能给我出出主意，给我指指方向，那该多好啊！”

这是因为这些孩子和我之间有着一种大得吓人的差别。

要是这些孩子在干蠢事，他们的身后总会有个大人，等他们快要摔倒的时候，就伸手扶上一把，如果他们摔倒在地，就把他们扶起来。可我呢，我却举目无亲，要是我摔跤了，那就得摔倒在地，就是倒下了，只要我当时没有摔断手脚，还得自己爬起来。





再说,我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十分明白我很有可能会摔断手脚的。

我虽然年幼,但已经吃足了苦头,所以和那些一般的同龄孩子相比,做事更加谨慎,更加小心翼翼,这是我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才换来的长处。

因此,我在走向已经展现在我面前的道路以前,先要去看望那个近几年来我把他当作父亲的人。如果说卡特琳姑妈没有带着我和她的孩子们一起去向他告别的话,那我也完全可以,而且完全应该独自一人去跟他吻别。

我从未去过那座债务监狱,但在最近一段时期已经听别人讲过很多次了,所以肯定能找到。我可以沿着自己很熟悉的马德莱娜大街往前走,然后再问一下路。既然卡特琳姑妈和她那几个孩子能探望孩子的父亲,那看管监狱的人无疑也会允许我去探望他的。我也是一样的,我已经是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早就是他的孩子了,他是那样地疼爱我!

我不敢让卡皮随便跟着我穿过整个巴黎。要是碰上那些警察盘问,我怎么回答呢?在我以往经历过的种种可怕事情当中,警察是最吓人的。我没有忘记发生在图卢兹的那一幕。于是我用一根绳子把卡皮拴了起来,这样做显然是大大挫伤了一条训练有素的狗的自尊心。接着,我牵着它,我俩一起上路,前往克利希监狱。

世上有些东西是阴森可怕的,谁看了都会觉得毛骨悚然。我从来没有见过比监狱的大门更丑恶、更让人恶心的东西了。

我先是在克利希监狱的门口停了一会儿,不敢进去,生怕也会被关进去似的,生怕那扇牢门在我身后关上以后再也不会打开了。

要想从一座监狱里出来是困难的,这点我倒是想象得到,但我并不知道走进监狱同样也是困难的。对这一点,我在这次尝过了味道以后才有了切身的体会。

最后,我倒是既没有碰钉子,也没有被赶出来,顺顺当地到了我要探望的人身边。

我被带进了会见室,那里和我原来想象的并不一样,没有什么铁的栅栏,连木头的栅栏也没有。过了不大一会儿,老爹进来了,他身上并没有锁着链子。

“我正在等你呢,我的小雷米,”他对我说,“我埋怨过卡特琳了,责怪她没有带着你和孩子们一块儿来。”

从早上开始,我的心里一直很苦闷,很难过,老爹的这番话使我的精神一下子振作了起来。

“卡特琳太太不愿收留我。”

“这事没法办到,我可怜的小伙子,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想干什么事就能干什么事的。我敢肯定,为了挣钱谋生,你一定会好好干活的。但是,我的妹夫叙里奥无法给你活干,他是尼维尔内运河的船闸管理员,那些船闸管理员,你是知道的,他们是不会雇花匠的。孩子们告诉过我,说你想干老行当,重新去卖唱。可你别忘了,你差点儿冻死、饿死在我们家的门口。”

“不会的,我没有忘记。”

“那时候,你还不是孤身一人,还有个师傅带着你。现在的情况可严重多了,我的小伙子,你小小年纪,就想孤零零一个人去沿途卖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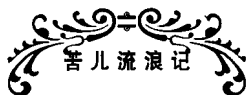
“我还有卡皮呢。”

像往常一样,卡皮听到自己的名字就用汪汪的叫声来回答我,意思是说:“到!如果你需要我干什么事,我就在这儿。”

“是的!卡皮是条好狗,但它毕竟只是条狗。你今后怎样挣钱谋生呢?”

“我唱歌,还可以让卡皮演喜剧。”

“卡皮光靠它自己是无法单独演喜剧的。”



“我会教它一些技巧动作。卡皮，我想教你什么，你就会学会什么的，对吗？”

卡皮把它的一只前爪举到了胸前。

“总之，我的小伙子，如果你懂事的话，那你就去找个正经的活干吧，你已经是个好工人了，这比穿街走巷，到处流浪要好，那是懒汉干的活。”

“我可不是懒汉，这您是知道的，您从来都没有听到我抱怨过活干得太多。在您家里，我准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干，我会一直留下来跟着您的。但是，我不愿意到其他人的家里去找活干。”

我说最后这几句话的时候，大概语气有些特别，因为老爹静静地看了我一会儿，没有搭话。

“你对我们说过，”他终于又开口说话了，“在你还不知道维塔利斯是个怎样的人的时候，他那种看人的方式，他那种绅士的风度，常常使你大吃一惊，这种绅士风度似乎说明他自己就是位绅士。你可知道，你也有一些这样的派头？你不愿意到其他人的家里去当差？那就随你的便吧，我的小伙子。我对你说这些，只是为了你好，没有别的意思，请你相信我。我觉得我应该像我过去那样对你说话。但是，既然你没有双亲，我又不能再继续充当你的父亲，那你就自己作主好了。一个像我这样可怜的倒霉蛋是没有权利发号施令的。”

老爹刚才对我说的这席话，使我心乱如麻，尤其是因为我也对自己这样说过，虽说用的字不尽相同，但至少意思是差不多的。

是的，我孤身一人去穿街走巷是桩严重的事情，我对此深有体会，亲眼目睹过。想当初，大伙像我一样过起了流浪生活，度过了一些像我们的狗被狼吃掉那样的可怕夜晚，像让蒂利采石场的那种吓人的黑夜；大伙像我一样忍冻挨饿，痛苦不堪，从一个村庄被赶到另一个村庄，连一个子儿都挣不到，就像在维塔利斯坐牢

期间我遇到的情况那样。我当然知道这种漂泊生活会遇到怎样的危险,会经受哪些苦难,这种生活不仅明天得不到保障,就是连眼前都未必能混得下去。

如果我放弃这种生活,那就只有一条活路了,这就是老爹刚才向我指出的,寄人篱下,找份安定的工作。但是,我不能放弃这种自由自在的旅行生活,不能违背自己对艾蒂安内特、亚历克西、邦雅曼和丽丝许下的诺言,也就是说,我不能丢下他们不管。当然,艾蒂安内特、亚历克西和邦雅曼可以用不着我去管,他们能互相写信。可丽丝呢?她不会写信,卡特琳姑妈也不会。如果我不管丽丝,她会在生活中迷失方向的。她会怎样看待我呢?唯一的想法就是我不再爱她了,可她曾向我表示过那么深的情谊,有了她,我才感到如此幸福的呀!绝对不可能撂下她不管。

“您不想让我来给您说些孩子们的消息吗?”我这样问道。

“他们已经给我说过了,但是,我刚才劝你放弃过那种街头乐师生活的时候,并不是替我们自己着想,做人绝对不应该先想到自己,然后再想到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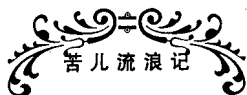
“说得对极了,老爹。您看,正是您给我指出了我应该怎样做。如果我因为害怕您讲的那些危险而背弃了自己作过的承诺,那我想到的就是自己,不是想到您,不是想到丽丝了。”

他又一次看着我,但这回看的时间更长。接着,他一下子拉着我的双手说:

“好样的,孩子,就冲着你说的这些话,我也要拥抱你,你有一颗善良的心,确实是这样:良心好不在年高。”

会见室里只有我们两人,我俩紧挨着坐在一条长板凳上,我一下子扑到了他的怀里。

“现在,我就剩一句话要对你说了,”老爹继续往下说,“愿天主保佑你,我亲爱的小伙子!”



接着，我俩沉默了一会儿，但时间在一刻不停地流逝，我们分别的时刻到了。

突然，老爹把手伸进坎肩的表袋里，掏出一块大大的银表来，这块表是用一根细细的皮带系在纽扣眼上的。

“我们快分手了，你不带走我的一件纪念品，是说不过去的。这是我的一块表，我把它送给你。它不值多少钱，因为你也明白，如果值钱的话，我早就忍痛把它卖掉了。它走得也不准，有时还得用大拇指重重地按它一下。但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眼下拥有的全部家当了，正因为如此，我才把它送给你。”

说到这里，他把表放在我的手里。接着，看到我不肯接受一件这样贵重的礼物，他又伤心地说：

“你明白，我在这里是不需要知道时间的，时间实在是太漫长了，要是我计算时间的话，一定会愁死的。永别了，我的小雷米！再拥抱我一次吧，你是个正直的小伙子，你该记住，要永远做个正直的小伙子。”

我相信他当时是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到出去的那扇门那儿的，但是在最后离别时刻发生了什么，我们之间说了些什么，这些我都没有记住，因为我当时心里太乱，太激动了。

当我想起这次离别的情景时，能回忆起来的就是我站在街上时占据了整个身心那种麻木和颓丧的感觉。

我相信我当时在监狱门口的街上站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始终无法决定到底是向右还是向左走，如果我的手不是偶然一下子碰到了口袋里一样又圆又硬的东西的话，也许我会这样一直站到天黑的。

我机械地、不知不觉地摸了摸这样东西，原来是那块表！

什么苦恼啊，不安啊，焦虑啊，这一切顿时全都忘记了。我当时还是个孩子，心里只想着我的那块表了。我的口袋里有一块表，一块属于我的表，一块我可以看时间的表！于是，我从口袋里

掏出表来，看看是什么时间了：12点。其实对我来说，12点，10点，还是下午2点，这都无关紧要，但现在是12点，我仍然感到非常高兴。为什么呢？要我说出个原因来，倒也有些为难，不过，我当时的心情就是这样的。啊！12点，已经12点了。我知道当时是12点，那是我的表告诉我的。这是多么高兴的事啊！我觉得，一块表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像是知心朋友，我可以向它请教，同它交谈。

“我的表朋友，现在几点了？”

“12点，我亲爱的雷米。”

“啊！12点，那我该做这样那样的事了，对吗？”

“当然该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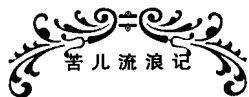
“你及时提醒我，干得好极了，多亏有了你，不然我会忘记的。”

“有我在，你不会忘记的。”

有了卡皮和我的表，我现在有可以说话的人了。

我的表！这三个字说起来多开心啊！我过去朝思暮想能有块表，但总是深信自己是永远不可能有一块表的！可现在我的口袋里却有一块表在发出滴滴答答的响声。据老爹说，它走得不那么准。这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它在走就行了。它需要我用拇指按一下的时候，我就按它几下，而且是重重的，我对它是不会吝惜自己的力气的；要是用拇指使劲按还不够，那我就亲手把它拆开来。这才有意思呢，我会看到里面装的是什麼，它怎么会走的。它只能老老实实地待着，一丝不苟地听我的话，拨一拨动一动。

我高兴得有些想入非非了，竟然没有发现卡皮也差不多和我一样高兴。它用嘴巴咬住我的裤腿，拉了拉，还不时发出一声声尖叫。最后，它的叫声越来越响，终于把我从梦中拉回到现实中来了。



“卡皮，你要干什么？”

它望着我，但我的心里太乱，没有明白它的意思。它等了几秒钟以后，就直立起身子靠在我身上，然后把一只前爪放在我的口袋上，放在那只里面放着我的表的口袋上。

它是想知道时间，“以便向那些贵宾报时”，就像它以前跟着维塔利斯演戏时那样。

我给它看表，它看了好长时间，好像是在尽力回忆着什么。接着，它开始摆动尾巴，连叫了十二声。它没有忘记，啊！用我们的这块表，我们可以去挣钱了！这多出来的一招，是我原来没有算进去的。

这一切都发生在监狱大门对面的街上，所以引来了一些看热闹的人好奇地望着我们，有的甚至还停住了脚步。

如果我有胆量的话，本来是可以立即给他们表演一场的，可是对警察的惧怕使我没敢这样做。

再说，时间也到了正午，该是我上路的时间了。

前进！

我最后看了监狱一眼，向它作最后的告别。可怜的老爹要一直被囚禁在这高墙的后面，而我却要自由自在地到我想去的地方。我终于带着卡皮走我们的路了。

干我这一行，最有用的东西莫过于一张法国地图。我知道塞纳河两岸的旧书摊上有地图卖，于是就决定到那儿去买一张。我向塞纳河畔走去。

从卡罗塞尔广场上走过的时候，我不知不觉地举目向杜伊勒利宫^①上的大钟望去，我突然想到要看看我的表是不是和大钟走

^① 杜伊勒利宫：法王亨利二世王后卡特琳·德·美迪西的宫室，位于巴黎罗浮宫旁，1564年开始兴建，1871年被焚毁。

得一样，它们应该是一样的。我表上的指针指着 12 点半，可大钟上是下午 1 点。它们中哪个走得慢了呢？我想用拇指按一下我的表，但念头一转没有按下去，因为没有任何迹象能证明我的表，我这块漂亮而珍贵的表走得不对，很可能倒是王宫上的大钟走得不准。想到这里，我又把表放进了口袋，并且对自己说，我要干什么事的话，我表上的时间才是正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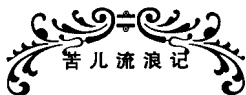
要找到一张地图，我得花上好长时间，这张地图起码要称我的心，也就是说它要裱糊在布上，能折叠的，而且价格也不能超过 20 个苏，因为这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大数了。最后，我终于找到了一张这样的地图，这张地图的颜色已变得很黄很黄，因此书商只要了我 75 个生丁。

现在我可以离开巴黎了，我决定尽快离开。

我有两条路线可以走，一条是经过意大利门去枫丹白露，另一条是经过蒙特鲁日去奥尔良。总之，走哪一条对我来说都无所谓，我最后选定去枫丹白露完全是出于偶然。

我沿穆夫塔街往前走着，这个街名是我刚才在一块蓝色的路牌上看到的，它使我想起了一个留在记忆中的世界：加罗福里、马蒂亚、里卡尔多、盖子可以用挂锁锁上的锅子、用皮条做成的鞭子，最后还有维塔利斯，我那位可怜善良的师傅，他因不肯把我租给卢西纳街的戏班主而死去了。我走到圣梅达尔教堂的时候，仿佛从一个靠在教堂墙上的小孩身上认出了小马蒂亚：同样的大脑袋，同样水汪汪的眼睛，同样富于表情的嘴唇，同样的听天由命、温顺的神态，连那副逗人的样子也一模一样。不过，如果他真是马蒂亚的话，他的个子可又一点儿都没有长大。

为了看个真切，我向他的身边走去。再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真是马蒂亚。他也认出了我，因为他苍白的脸上闪过了一丝微笑。



“是您，”他说，“在我进医院之前，您和那个白胡子老头到加罗福里家里来过？啊！那天，我的头痛得真厉害！”

“加罗福里现在还是您的师傅吗？”

他先是看了看四周，然后低声回答我说：

“加罗福里坐牢了，他被抓起来了，因为他打奥兰多的时候打得太厉害，把人打死了。”

知道加罗福里蹲了大狱，我心里很高兴。此时，我平生第一次想到，那些吓得我不寒而栗的监狱还是有点用的。

“那些孩子们呢？”我问。

“噢！我不知道，加罗福里被抓走的时候我不在场。我从医院里出来后，加罗福里看见我再也经不住打，再打就会把我打病的，就想把我一脚踢开，他把我租给了加索马戏团，期限是两年，租金是预收的。您知道加索马戏团吗？您不知道。那好！我告诉您，这个马戏团不大，不是个大马戏团，但好歹也算是个马戏团。那儿需要一个做柔体表演的孩子，加罗福里就把我租给了加索老爹。我在他那里一直待到上星期一，后来他也把我辞退了，因为现在我的脑袋长得太大，钻不进箱子了，而且很怕疼。于是，我离开马戏团的驻地吉索尔，又来投奔加罗福里，结果一个人也找不到，房子的门窗都关着，一个邻居对我说：加罗福里坐牢了。我只好来到这里，不知道下一步该到哪儿去，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为什么您不回吉索尔去呢？”

“因为我离开吉索尔走着来巴黎的那天，马戏团出发去鲁昂了。您怎么让我去鲁昂呢？路太远，我没有钱，从昨天中午起我就没吃过一点儿东西。”

我虽然并不富裕，但不让这个可怜的孩子活活饿死的钱还是有的。想当初，我在图卢兹郊外流浪，那挨饿的惨状和现在的马蒂亚是一模一样的，那时要是有人给我一片面包，我会怎么感谢

他啊！

“您别走开。”我对他说。

说完，我就直奔马路拐角处的一家面包铺。不一会儿，我就带着一个圆形的大面包回来了。我把面包递给马蒂亚，他立刻扑上来接了过去，狼吞虎咽地把面包吃完了。

“现在，”我问他，“您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

“总得干点事情呀。”

“刚才您和我说完话，我真想去把我的小提琴卖了，要是我舍得和它分手，这会儿早就把它卖了。这把小提琴，它是我的欢乐和安慰，当我太苦闷的时候，就去找个只有我一个人的地方，为我自个儿演奏。那时候，我会看见天空中出现各种各样漂亮的东西。这些东西比我在梦中见过的还要美丽，它们在我的面前一个接一个地经过。”

“那您干吗不在大街上演奏呢？”

“我演奏过，可是没有人给我钱。”

演奏完没有人掏钱是怎样的滋味，我是知道的。

“那您呢？”马蒂亚问，“您现在干些什么？”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种想闹着玩玩吹个牛的欲望迷住了我的心窝。

“我是戏班主。”我这样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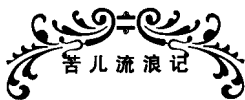
其实，这样回答倒也是实话，因为我有一个由我和卡皮组成的戏班子，不过，这种实话和假话也差不多。

“唉！如果您愿意就好了。”马蒂亚说。

“愿意什么？”

“让我进您的戏班子。”

于是，我又恢复了以往的坦诚态度。



“不过，这就是我的整个戏班子。”我指着卡皮说。

“那才好呢！这没有什么关系，我跟着您，我们就是两个人了。唉！我求您别嫌弃我，不然，我该怎么办呢？我只有等着饿死了。”

饿死！所有听到这声喊叫的人自然不会都从相同的角度去理解，也不会都从相同的立场去感受的。就拿我来说吧，这声绝望的喊叫震撼了我的心，我知道饿死是什么滋味。

“我会干活，”马蒂亚继续说，“首先，我会拉小提琴，另外，我能做柔体动作，跳绳舞，钻圈，还会唱歌。您以后看好了，您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可以做您的仆人，我一切都听您的，我不要您给我工钱，只要管我吃就行了。要是我干得不好，您就揍我，我们就这样讲定吧。我唯一求您别打我的脑袋，这事也得讲定，因为加罗福里动不动就打我的脑袋，弄得我脑袋很怕痛。”

听可怜的马蒂亚这样说，我真想痛哭一场。我不收他进我的戏班子，这话我怎能说出口呢？饿死！不过，跟着我，他不是和孤身一人的时候一样要饿死吗？

我只好这样向他解释，但是他不愿意听。

“不，”他说，“两个人在一起就不会饿死，可以互相支持，互相帮助，谁有了吃的，就拿出来大家分着吃，就像您刚才做的那样。”

他的这番话把我的犹豫一扫而光，既然我有吃的，我就应该帮助他。

“那么，就这样说定了！”我对他说。

他立刻拉过我的手去，吻了起来。顿时，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激动得我热泪盈眶。

“跟我来吧，”我对他说，“不过，你不是做我的仆人，而是做我的伙伴。”

我把竖琴的背带往肩上一挎，对马蒂亚说：